

德工之擁護

希特勒，其故安在？

德工人之擁護希特勒，其故安在？

今日德國種種現象之呈于眼前者，幾令全世界人莫不視為驚異，如馬克價值之安穩，一般物價之固定，農業政策之改進，失業工人之消除，軍需出品之精良，武力基礎之雄厚等是。此等優異之特殊狀況，除技術上之解釋外，一般國外觀察家所引為奇訝者，即咸認此等狀況，確為事實之表現，而初非理論之空談，德國民衆，無分階級，一致信崇其領袖。非僅農民站于陣上之最前線者，及主持人，技術員，機智者為然，即數百萬工人及職員等之原為無產階級者亦無不然，在一九三三年前，其大部分均隸屬於赤色旗幟之下，而慷慨激昂高唱其國際性之歌曲。詎料今則引吭歡聲，咸改唱其國社黨歌矣。前所疾視之卅字旗或藍衫黨，加以辱罵，而高呼「打倒」之口號者，至是亦頌揚其元首為神聖矣。

尚有一種不可思議之怪現象：即彼國外觀察家，尤以勞工團體為然，因其不易理解原因，甚有放棄此問題，而不復置論者矣。

無意義之猜測

在過去數十年中，一般批評家，對於德國之勞工組織，不特非常注意，抑亦十分詫異。

嘗身詣德國考察其勞工團體組織，在國際會議席上，對於德國領袖所施之辦法，亦曾加以非議之譏笑。謂『國際間勞工運動之士卒』（麥唐納嘗一度作如是之名稱）如何可使猝然放下其武器耶？誠以數百萬之德國工人，嘗受數十年之馬克斯主義訓練，烏能于一短時間內，另列成一新陣線哉？

一般人對於德國之一切措施，猶難置信，以為德人之有此結果，必也其工人每一小時均忍受強大之壓力，隨處有監察人尾步于後而逼之前進，勒稱其領袖曰神聖，並挾之以唱國社黨歌。夫在有訓練之國外工人，苟能靜觀默察而一加考慮，即可立知上述之猜測為無意義矣。于數百人或數千人在一定之時間內，或可加以壓制，然在數百萬人之衆，歷時七年之久，而復處於確能增加生產效能情形之下，則自非應用壓制手段所能達其目的，尤以實施建造鉅大之工程為然。例如：德國齊格斐防線之建造，設非工人心之所願，及數百萬人一致之趨向，則決無如此之成績。以任何工人，均易私自破壞其器具，而中輟其工作。亦極易私自結黨，以組織團體而相與反抗。再所有工人未有不知要求其工作時間之縮短，及工作效能之減低者。故欲工人之目其領袖為神聖，並歡唱其黨歌等等，確非強迫手段所能奏效，否則必致演成工人示威等運動，于此祇有唯一之方法，可以收效，即實施經濟壓力恐嚇，並開除是也。然此種辦法，倘值工人缺乏之時代，則亦失其效用。是以此等驚奇之事實，必欲以壓制手段，強為解釋，殊為不通之論。若言一九三三年所組成之德國勞工團體，委係投降性質，則為

同一之無意義，而不能自圓其說。故吾人不得不更進一步，探求其實之本源，而解釋其所以然。最要者莫如將最近二十五年來之歷史，加以一番回顧，而同時對於德國之勞工團體，在此數十年中所趨之途徑，亦應一併予以注意。

工人在於共和政體上之地位

當一九一八年歐戰結束時，德國之勞工團體，對於其新建之共和國存有極大之希望心，僉謂不三十年而社會主義領袖在無數集會中所宣佈之一切言論，一一竟告實現，前之皇室及諸侯等等，均已絕跡，而階級主義者，亦隨之以打倒。所剩者，祇有資產階級，亦應歸于傾倒之列，良以一般工人，始終為資方作牛馬，供驅策，而資方則坐享其利，剝削以自肥。迨民主政治得勢，起而組織國家，于是勞工領袖在國會中，亦得有相當地位，而成政治之主人翁。數十年來，認為夢想之烏托邦，至此漸告實現。但是當時之工人，對於此完美之國家，雖云登堂，猶未入室也。

德國敵人之態度

第一次興奮之底解劑，不久即告清醒，以彼等雖有組織此理想國家之力量，然猶未知其如何着手，雖有望乎社會主義之成功，然猶未諳其如何實施。不得已其領袖乃再三申述，謂

社會主義是由資本主義所產生，則仍不免帶有馬克斯主義之色彩。例如：考恩、基希、第庭、鮑父等氏之所主張者，是在經濟上對於獨占資本主義經營。如托辣斯、卡推爾及康輾恩等，是一種有壟斷行為之聯合組織。當初一度嘗以為如接收此辦法，即可不難實現其社會主義。詎料未幾機會到臨，而彼輩竟昧然不知其如何措手。于是不得不組織專門委員會以資研究，而判斷其事。無如光陰荏苒，及第二次開會，而彼無人心之敵人，乃自指定其辦法，對於我等之新共和國，嫉妒殊甚，絕無同情之可言，當然決不給我等以自由。而其強悍之態度，不獨使有為之德國工人領袖，咸有難色，即數百萬之工人，亦望而生畏，形成恐怖現象。故社會主義之實現，在一極短時間內，確有信其為可能者，奈何至此而其實現之可能，已為抹殺矣。試觀奧國社會主義之力量，固殊大于德國，無如自有若干銀行收歸國有之動議產生，而協約國竟立即提出抗議。一方面以敵人之冀得賠款，不願對方經濟上有任何之變化，而致其賠款發生意外問題。另一方面，則以我方之各種經濟組織一有變動，即對其資本主義有所威脅，故必力予阻礙，而使之不變。協約國對於俄國，則不惜應用其兵力以謀阻止新經濟政策之實現，對我德奧，則可不用兵力僅提一紙之抗議足矣。抗議即所以代替武力也，務使任何經濟組織變化之動念，一一作根本之剷除而後已。

愛國運動

德國勞工團體，處此等壓力之下，于戰事結束後之第一年，即從事于愛國及反抗敵人之運動。此等運動，在一時期內幾乎絕跡，後乃死灰復燃。國社黨對於此等愛國運動，當鼓勵之不遺餘力。而德國工人之國家思想，印象極深，既非國際主義之勞工宣傳所能左右，亦不為領袖團體之加強猶太化的所改變。（猶太化之程度，在社會民主黨中者，比較在勞工團體中者為強。工人們却與勞工團體有直接關係。是時又適值老領袖團體，曾經一九一四年前種種之艱難環境奮鬥所得來之經驗，所以對於猶太人之有才能者加以極大之反對。是等領袖團體乃由德國之勞工團體領袖所生出，其中堅領袖為一公開之反猶太有力分子。在勞工團體本身，至一九三三年為止，確無猶太領袖之存在，其間祇有猶太之專家若干人而已。彼輩在議會中，決定某件議案時，對於勞工團體常發生嚴重之不良影響，結果乃有叛國之猶太領袖小組組織與勞工部間，時常發生衝突。此等衝突事件，又常因勞工團體之懦弱而無決斷，卒乏良好之解決辦法。至在廣泛之勞工團體中，亦確不乏優秀之反猶分子。于此，國家社會主義對於工人，僅常示一長時期之反猶感覺予以提醒耳）。

在一九〇四年春培勃爾氏（歐戰前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之一）嘗于國會中慎重演說，對其民主黨大聲疾呼謂：德國而一旦遭受侵略戰爭『與國家之存亡有關，當共赴國難，直至最後一人為止，卽年之最老者，亦應與分，人各肩荷槍桿，以保衛我國土』德國勞工團體，對此言論，極感興奮，未或之忘，故於一九一四年歐戰事起，乃一致動員，為國出力，而一如培

氏演說辭也。至國外之領袖，尤以猶人為多，時常設法破壞德國之國家主義，吾人祇須檢視德國勞工團體領袖卡萊琴氏，與其昔日英法友人在歐戰開始時往返之函件，便可證實。此等國家思想，在一時期內固可使之消失，因德國之敵國，除屢思破壞德國愛國思想外，並加以龐大賠款，而賠款亦為工人必須負擔之一，賠款實行，則有使其生活上不能作任何之改善，此乃一定之理。同時，敵人亦反對德奧聯合，而德奧聯合又確為工人團體之所希望，故對於萊茵地帶之保衛，法軍蹂躪魯爾區域之消極抵抗，德國勞工團體亦曾發揮其捍衛國家之熱忱，在此等困苦艱難之奮鬥中，嘗全部動員，一致對外。此後數年中，更屢作反復之抵抗工作，其間大多數人民，對外之觀念，雖有不甚明瞭之處，然于愛國思想則獨未消滅。勞工團體領袖既甚懦弱，不足以喚醒其一般之工人，而猶太黨領袖則更不願其清醒之日矣。

實際工資減低

試再一回顧戰後之情形。社會主義之迷夢，已早迅速過去，誠以受敵人外交上之壓力，被迫而致于消滅。當時吾人所可自慰者，以為民主政體至少可以成立。無如不久而並此民主政體，亦漸告終。所有數百領袖，有在上議院中者，亦有在下議院者，其所用民主政治以解決社會問題，其解決標準，初無變更，而一如其舊。工人之工資，既毫不增加，通貨之膨脹復且剝奪其有無可省之生活所需。馬克之價格雖經穩定，然工資之水準，則仍定之甚低。

追經過困苦之奮鬥，與長期之努力，其工資始稍有改善。詎意不久而使人立即感到此等工資之增加，乃完全出諸欺騙手腕。工資之名目，固已增加，而物價之上漲，且較之更速。故一經合算，即知實在之工資，不特不增，而反又減低也。于是工人乃復處于重重壓力之下，此等壓力，係全由凡爾賽和約所賜予。以須付賠款關係，故必有貨物之出口。以世界市場競爭劇烈關係，故必減低其出口貨之價格。欲減低出口貨之價格，又必先減低其成本。易言之，即第一不得不降低其工資，社會主義領袖對於此等之實在情形，雖時思設法蒙蔽，而秘不示人，然仍不免為工人所覺察，而國社主義則竟將其所有奧秘盡情披露而不為之姑息也。

經濟民主政策

一九一八年之大夢，既已清醒，知無實現之希望，而政治上之民主政體對於工人，復無利益之可言。領袖團體本身，亦自感到空虛，而無所成就，尤以工業團體為甚。于是乃思另立一新目標，實行新理想，而造成一新政體，卒創造一經濟民主之新名詞，作為實行社會主義之新途徑。今既不能實行社會主義，則至少除政治民主之外，尚可達到經濟之民主。政治之民主，由于政治部所規定，而經濟之民主，則由經濟部決定之。如此繼續不斷，而逐漸向經濟方面努力推進，是謂經濟社會化，初猶以為尚有實現之可能。無如此種組織，在一九一八年時，亦曾受打擊，而致失敗。吾人于此不妨舊事重提，根據戰前原有之試驗理論，從而

作「社會主義實際化」之研討。

企業民主政策

實際上情形，此種主義，豈真不無可取之處：如一九二〇年所頒布之企業委員條律，以實行企業民主之政策，即因當時因感覺政治民主之空洞，懷疑其實在價值，按此條律，工人概有權預聞企業事務，可向負責人員發表招募或解雇工人之意見，可創議改良工資之情況及工廠之規則。且戰後新頒之工作應有權利，藉此亦可以實行。彼亦如今之主持人，已不能如昔日之妄作威福，惟我獨尊者。企業事務之管理，及其更動，愈視其個人之意志而定，此層所賜於工人，實為不淺，蓋彼等藉此並可加強其自信力。吾人須勿忘德國之工人，其奮鬥之目的，無非欲求得人類應有尊重，而從不為個人實質上之享受着想。故上項企業委員條律之頒布，已使工人得進一步之滿足。工業團體，因此亦在在設法加強企業委員之地位，成立大規模企業委員訓練所，使彼等將來執行職務時，對於各種條例及應有知識，有相當之認識。實際上，此等企業委員，大都失其職守。彼等經過長時期之實地工作後，漸漸明瞭經濟之趨勢，及某種制度之不得不如是也。惟彼等對於實際業務之進行，實無權顧問。雖經選派代表參與資本集團，希得較大之結果，亦不得要領。蓋經濟制度與各方均有連帶關係，範圍廣大，決非缺乏經驗之工人，可能左右之。故企業委員實為一種不透澈之制度。然當時所以擁

護之者，以領袖等稱之，謂為實行社會主義必需之步驟，且實際上可使廠中工人得到一種精神上之安慰故也。

其他經濟政策之失敗

諸如此類經濟政策之改革，亦不為不多；如勞工銀行之設立，而藉其資本以經營各種事業；如工業團體創辦之「平民救濟社」俾給工人以極大保障；又如大規模之消費合作運動，亦藉此發展其自身生產能力，庶幾不受私人資本經濟制度之影響。然而羣衆對於此種制度之利益及其價值，均未能明瞭。因勞工銀行所付利息，未較其他銀行，或地方儲蓄會為優厚。消費合作社之出品，較之普通商人之貨物既不優美，亦不廉異。勞動界自身所辦事業，對於工人工作時間及條件，亦不較同樣私人企業為優美。而主持人之豐厚薪金，且多遭非議。然因此種制度始終受人極力擁護者，因其實可為新社會國家之基礎也。

藉私人資本以發展地方事業，其意義亦與此相同，即所謂重於公衆之利益，輕於私人之利益是也。「社會主義實際化」至此又前進一步，尤其關於社會保險制度。當時產生之社會民主黨於此制度曾對其所憎惡之政府，加以攻擊，然工會則擁護而推進之，以其為較近現實之組織也，尤其是世界大戰後所產生失業保險，使工人對經濟趨勢之變化，得有一種保障，實可稱為成功，而當予以重視與贊助。若吾人苟能將此政策推廣之，則工作之人，對於生活

問題所發生之各種不測變化，庶更得有保障乎。

理想計劃非工人所能瞭解

當時所謂「經濟民主」即由無數基本原則合成，亦無非欲接近素來信仰社會主義之工人。然在羣衆方面，欲使之對此屬於理想之計劃，有所瞭解，則實非易事，前已言之矣。蓋於此數個經濟制度，如企業委員制，或社會保險制，雖稍能收直接之效，然對其他各項問題，則相去究遠。且社會主義，由於各方面推進而發展，實需相當時期及迂緩之證明。而經過工會訓練之工人，始終努力追隨不懈，正如昔日資本經濟主義人們之追逐社會經濟學說也。

一九三〇年之經濟恐慌

當該經濟制度處迴光返照之時，表面上觀之，似猶為得計，如工界中人尚得增強其他地位，而各處尚不乏小成，就藉以眩耀耳目，稱之為建設新社會主義所需之新基石。然至一九三〇年，當德國經濟受到極大危機之時，經濟發展，已臨末日。此等現象，當亦瞬起變化，各種「經濟民主制度」現皆發生問題。且工資之減少，每況愈下，而企業委員中又無有能制止之者。由是彼等及工會領袖，對於昔日個人資本之「自由」經濟制度，不得不向之屈服。於是於工廠之停閉，及千萬工人之解雇，彼等亦毫無辦法制止之。

同時此危機亦使勞動界本身之企業，受到動搖，如消費合作社，因付款發生困難者，不止一家，地方事業，亦同時感受極大危機。至此勞工界因之懷疑，向者其領袖引以為榮之各種制度，實在有多少價值。

最嚴重之打擊，厥為社會保險制度之範圍收小。各種保險分支，莫不因短少鉅款而實行緊縮。危機發生之初年，猶引為得意之失業保險，雖時受政府津貼，暫得維持，然終因失業人數之增加，而愈趨困難，亦不免實行緊縮矣。

羣衆失其信心

在此經濟危機之暴風雨中，工會創造之經濟民主，藉以替代尚未實行之社會主義者，終於崩潰，而羣衆之最後信心，至此亦已消失。然彼等雖明知其目的已無實行之希望，惟猶不失其服從之心，蓋服從二字，實為德人固有之特質也。受工會組織之工人，極不因此首從激烈份子之口號，以策動羣衆暴動，成立無產階級獨裁制度，蓋彼等皆受過良好之訓練，極不會相信，能用此等激烈手段來解決一切。彼等亦稔知總罷工乃一種最無意義之舉動，目前經濟情況之複雜，決非以暴力可得改變之。然彼等對於國家社會主義領袖之口號，即允給彼等以工作與麵包，亦不加信任，因彼等尚懷疑所給與者，或許為奴僕所得之麵包，賤役所領之工資。彼等雖在數處地方領會屬於國家社會主義企業細胞組織之聯合會，確具奮鬥精神，而

為勞工界之利益着想，但其懷疑之心慮，終不能無有。同時猶太人之刊物，每日皆將此等懷疑之心理，加以提醒，加以增強，雖極微之事，或有發生反響之可能者，即極力鼓吹之。大部份之勞動界，均受其蠱惑，不問情由，即信以為真，蓋報上多載國社黨實欲掠奪工人之一切權利，而驅使之成為下賤之奴役也。

因此之故，工人等雖不知將來之情況若何，然仍服從其原有之組織，蓋工會領袖等屢加表示，謂吾人祇須忍耐此危機，必能穩度如前之種種危機。然彼等雖具忍耐之心，顧其信仰及希望，經過三年重大危機之打擊後，已漸消失。衛瑪民主政治之成就，雖已多不存在，然屆時領袖等，倘能有所改革，或可成功，容未可知。但此等領袖老矣，無能為矣，對此竟毫無辦法應付之。

飽受風霜之長老輩

關於當時德國工界領袖，他國曾引以為驚奇者，此處尚有數言補充之。凡熟悉工界情形者，概能將工界領袖劃分為三個種類。第一類人物，為在戰前已飽受風霜之長老輩，彼等係樂觀主義者，深信時代之演進，雖經受反擊，仍信為進步。彼等昔日為一普通工人，今日居然為受人尊視之領袖，故自其本人之地位言之，總信奮鬥得能成功。但細察其言論之目標則實缺乏政治上之改革精神。彼等雖痛恨社會民主黨，猶太領袖之狡黠，雖稔知與該黨發生密

切關係之危險，然彼等無此魄力與之脫離，蓋彼等與該黨之結合，已有三四十載之歷史，已不克解離其羈絆。彼等老矣，關於近代之問題，實無法解決。且彼等亦未覺悟產生此大危機者，實為政治之原因也。

此次經濟大危機，絕不能與昔時之危機相提並論，此中原由，彼等亦未能領會，彼等以為危機雖與時機亦有關係，然當屬於經濟制度之不良。當然此次恐慌，歷時較久亦較昔日為凶險，然數十年前亦有同樣恐慌情形，甚至歷時數載之久。彼時——馬克思尚具有報告——許多預言家，曾預示資本主義，必將傾覆，豈今日或將重演乎？彼等對此大危機之真正原因，尚盲然不知，彼等尚未觀知，或亦不欲觀知，凡爾賽之獨裁，已將歐洲毀滅。舊日經濟之連鎖，已為其破碎，十數新國家產生後，目光淺近，各實行其自私自利毫無意識之經濟政策，因此世界自由經濟之最後先決條件，亦被其破壞無遺。彼等亦未覩大不列顛帝國之經濟政策，如金鎊之貶值，及沃吐華條約之狎睨面目。彼等更未覩德國民衆十餘載來受凡爾賽獨裁之壓迫榨取，因之德國之經濟，因償付賠款，而脆弱異常，惟有向外國鉅額借款，方得支持。因此之故，昔時所稱道之經濟恐慌，與目前之恐慌相較異霄壤，國家社會主義之宣傳，雖屢屢指示之，然彼等老舊之工會領袖對此宣傳，毫不加以重視，正如彼等於整個國家社會運動不加重視者同。最後彼等猶以為此亦無異於一種新式之「黃色」組織，如企業家蒂琛所創設之勞工公會，祖國工人公會等，用以打消罷工運動者，每一守法之工人，對此莫不拒絕。

之，因彼等雖能受企業者之經濟幫助，然大都為危機之產物，平時即歸消滅。彼老舊之工會領袖，以為國社黨亦屬如此一類，殊不知黃色組織之遺國社黨拒絕，猶黃色公會受工會工人之拒絕者相同。彼等雖有時聽聞如民衆聯合會之語詞，然實不知國社黨員對於此字之解釋，其意義亦不同也。

貴族化之工會領袖

除此等古舊派之外，還有第二類人物，正如漫畫上所表示僧侶之輩無異，彼等在工會中所佔勢力，經過戰前時期之奮鬥，而係於組織成立後，加入享有優厚薪金之位置。彼等既暖且飽，惟思安於其位，不作他圖，因彼等本身之觀念，則以為社會問題，皆已解決，其唯一之希望厥為安適，不願他人找尋其麻煩。凡屬維新者，彼等對之皆感不便，因為怕與人爭執也，故彼等亦痛恨國家社會主義，而極力攻擊之。

空論派之領袖

此外又有一種第三類人物，曾受工會訓練所之指示，於新的思想較易接受，較第二類人物亦易於接近，然彼等亦為第二類人物所疑懼與攻擊。彼等關於傳播之學說，必考察其是否合於實用，及是否確有價值。亦嘗討論國家之問題，惟其範圍，總不出無結果之空論而已，

政治上亦不能竟得有明顯之改革。加以人數不多，對於各事之進行，亦少影響。

因此，經過工會組織之工人，缺乏一目光遠大之政治家以領導之，譬猶良好之軍隊（如國際工人運動中之步兵隊，李唐納所引為驚奇者），缺乏富有經驗之軍官以領導之。彼等雖有勇敢之下級軍官，忠於職守，顧此等軍官，實乏深謀遠慮之決斷，既不能抵抗國家社會主義之發展，又不能無條件允諾新運動，予以澈底之改換。彼等實已疲乏，誠亦不欲多事，逆難之來，聽命而已，如前此危機，無不皆然，而希其總有明朗之一日。

時勢造成之國社黨

因此，當國家社會黨執權時，此等受過工會組織之勞工界，未加以嚴重之抵抗，彼等至最後，尚站立于其組織之下。且彼等目觀國社黨所行之政策，不如昔日傳說之謬誤，須得憂慮者。其實彼等尚有何物可以喪失？所受損失者，祇惟工會雇用之新級職員耳，非勞工羣衆也。蓋當時各公會經過長期危機後，經濟日趨脆弱，工資年得遞減，企業民主之經濟，祇一部份尚能繼續維持，然亦無重大意義可言。勞工企業，及消費合作社，或已宣告破產，或則瀕於崩潰，社會保險制，已緊縮至最低限度，失業者，早已祇受生活上必需之津貼而已。處此情況下，尚有何顧慮乎？尤於失業已久之工人為然。希特勒曾允給以麵包與工作，讓彼試之乎？因此人民以缺乏信仰缺乏希望之心理，進入新階段，猶如昔日以缺乏信仰缺乏希望之

心理，度其生活然。

大眾始疑而終信

但彼等實估計差誤矣。國社主義執政後，失業之人數，即日見減少，而人民終於重獲工作，堅強政治之意志，迫使經濟趨於復興，此非大奇事乎？工會領袖等屢謂此實不可能之事，因彼等以為經濟之復興，全靠外力，而繫於時機自然之趨勢也，希特勒竟令此奇事，得以實現。初時人民尚信其昔日領袖之預言，以為此初步之復興，或將繼之以更大之崩潰，及後始信對此以全副精力及勤勞所實行之新經濟政治處置，須服從擁護之。幾年來，人民所感到缺乏之領導，至今日終于來臨。彼等在此領導下，目覩各種大計劃之實行，毫不受私人資本一類之阻撓，莫不大為驚奇，同時企業者亦須參加此大陣線，與工人同。凡屬國家必需之事，彼等必須聽命，此即國社黨在執政前所謂人民聯合陣線，豈從事空談哉？以前被人恐懼之反響，壓迫，及強奪權利而今安在哉？當一九三三年五月二日國社黨取消舊式工會而代以勞工陣線時，人民尚有懷疑之心理，頗一年後，即覺此懷疑之心理實係全無根據。彼等親睹在此新組織下工人之權利，同樣予以尊重，且較昔日或猶過之。其人民對於國家工作條例之頒布，以實行真正企業聯合之目的者，亦不無懷疑，以為企業者又將藉此妄作威福，管理與變動，隨其心之所欲為。惟此僅於初期為然，及後彼等見此種懷疑，亦屬毫無根據，因法